



ICSL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CSLA, Vol. 2, No. 1, 2026, pp.1-8.

Print ISSN: 3079-2711; Online ISSN: 3104-5081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icsla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icsla260101rhffs>



在虚实之间重述历史——论张翎《归海》的战争书写策略

李 琳 (Li Lin), 许双如 (Xu Shuangru)

摘要: 张翎“战争的孩子”系列三部曲之《归海》，突破传统战争叙事的宏大框架，以个体命运沉浮为切入点，既深刻呈现了战争后遗症对个体的创伤性影响，更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历史重述路径。在故事层面，小说以扎实的历史考据为根基，通过虚构却极具现实质感的个人叙事，为宏大历史注入情感温度与个体在场感；在叙事策略上，作品运用元叙述手法，刻意凸显叙事过程中的多重转述、记忆偏差与文学想象，直面历史叙述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本文指出，《归海》通过在历史真实、文学虚构与叙述模糊性之间的精妙游走，形成了独特的战争书写范式，为北美华人文学的战争叙事实践提供了重要借鉴。

关键词: 张翎；《归海》；元叙述；历史重述；战争书写

作者简介: 李琳，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学生，研究方向：英语文学，电邮：lilin9193@foxmail.com。许双如（通讯作者），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海外华人文学，电邮：moxumail@189.cn。

Title: Reinterpreting History Between Fact and Fiction: On the Strategies of War Narrative in Zhang Ling's *Where Waters Meet*

Abstract: As part of Zhang Ling's "Children of War" trilogy, *Where Waters Meet* departs from the grand narratives of conventional war literature. Centered on the fluctuating fates of individuals, the novel not only reveals the traumatic legacy of war on human lives but also forges a distinctive approach to rewriting history. Story-wise, the work is grounded in rigorous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its fictional yet powerfully realistic personal narratives lend emotional

depth and individual presence to grand historical processes. In its narrative strategy, the novel adopts metanarrative techniques, foregrounding layers of retelling, discrepancies in memory, and acts of literary imagination, thus confronting the ambiguity and uncertainty inherent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This essay argues that by delicately negotiating between historical truth, literary fiction, and narrative indeterminacy, *Where Waters Meet* establishes a unique paradigm of war writing and offers significant insights for war narratives in North American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Zhang Ling; *Where Waters Meet*; metanarrative; historical restatement; war writing

Author Biographies: Li Lin, Student of English major,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English literature. E-mail: lilin9193@foxmail.com. Xu Shuangru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Jin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hinese Diaspora Literature. E-mail: moxumail@189.cn.

自上个世纪以来,北美华人文学逐步突破地域与文化的边界,从边缘走向多元发展的核心场域。正如汤俏(2020)在梳理北美新移民文学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时认为,随着世界全球化的逐步深化,北美华人文学的主题谱系已发生显著转型——从早期聚焦故土乡愁的回望、边缘身份的挣扎与焦虑,逐渐拓展至代际冲突的和解、情感关系的纠葛等贴近现实生活的多元议题。而在这一主题嬗变之外,一批作家开始突破个体经验的局限,将笔触伸向战争、历史创伤等宏大叙事领域,如《金陵十三钗》、虹影《上海之死》、哈金《南京安魂曲》、张翎的《劳燕》《归海》等作品,既扎根民族历史土壤,又以跨文化审视的独特视角重构历史记忆,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书写提供了丰富样本。张翎作为其中的重要代表,其“战争的孩子”系列小说之《归海》聚焦抗日战争时期的慰安妇史实,以跨文化创作背景为依托,在历史与虚构的交织中探索战争记忆的传递路径,其独特的叙事策略与价值立场颇具研究价值。

作为从中国温州走向北美大陆的海外移民作家,张翎的跨文化经历赋予其创作双重优势:首先是时空阻隔带来的“审美空间”¹,使其得以站在一个相对开阔的视野审视创作内容,在历史史实的框架内进行创造性书写。其次,张翎长期的海外生活经历模糊了社会、文化和种族的边界,使其转而关注“脱去肤色语言外衣之后的普世价值认同”²。张翎的这种价值取向投射于其战争书写中,使得《归海》并未局限于民族创伤的单一叙事,而是将个体命运置于更广阔的人类生存图景下,通过对战争中的人性挣扎、创伤与救赎的深度刻画,让具体的历史事件延伸出普世性的情感共鸣。那么,面对抗日战争这一民族重要历史事件,张翎是如何运用其跨文化视角呈现历史,如何面对时空阻隔,运用艺术想象在其“审美空间”重构战争记忆,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平衡?其独特的书写方式又为北美华人文学的战争叙事提供了怎样的新可能?对后战争时代的历史书写实践具有何种启示意义?基于此,本文将聚焦《归海》中的抗日战争叙事,深入剖析张翎在个人叙事与历史事实的互构中重构战争记忆的路径,探讨其战争书写的叙事逻辑与艺术特质,剖析作品在历史记忆重构中的独特价值,以为海外华文文学战争叙事的研究与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¹ 张翎、傅小平(2023年10月20日):“唯一可以探索的,是怎样以新颖的方式诉说老套故事”,URL.

² 张翎、傅小平(2023年10月20日):“唯一可以探索的,是怎样以新颖的方式诉说老套故事”,URL.

一、基于史实的虚构与虚构中的真实

作为“战争的孩子”系列的第二部,《归海》延续了对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书写,却跳出了正面描摹战争进程的传统范式,转而以女性视角聚焦慰安妇这一被历史创伤深刻烙印的群体,通过个体命运的褶皱折射时代的苦难。小说中,袁春雨与姐姐袁春梅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亲历者:1944年9月日军空袭东溪村,姐妹俩的母亲因为首饰盒落在家中,在出逃之后折返寻找,被炸死在废墟之中。二人在给父亲报信的途中不幸被日军俘虏,沦为随军慰安妇。面对日军的凌辱,袁春雨并未选择轻生,而是利用军官小林和他母亲的特殊情感连结打动小林,成为他的专属军妓,继而以“未能为母亲下葬”为由,说服小林允许姐姐春梅回去寻找母亲的坟墓给她烧香。春梅逃出之后,将日本人在五孩村修建库房工地的消息告诉了中国军队。库房被炸毁后,日军仓皇追赶袭击者,监狱中的俘虏趁机四处逃奔。逃跑过程中,春雨不幸中弹,幸得王二娃所在的国军搭救,才成功逃脱,由此开启了她被战争创伤缠绕的后续人生。

张翎曾在采访中表示,之所以将这一系列作品命名为“战争的孩子”,其核心意图并非正面书写战争本身,而是聚焦“战争的后续影响”。¹但是在整部小说里,读者对于战争的感知却是鲜活的、深刻的。小说中的战争叙事并未因“非正面书写”而弱化,反而以极具穿透力的细节让读者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沉重。对此,徐榛(2023, p.203)指出,“张翎擅长在宏大历史脉络中讲述故事,历史给‘事件’一个‘合法性的依据’,在这种‘历史的叙述’中,最终目的是实现对人的观照与命运的揭示”。徐榛的这一判断呼应了张翎在采访中所说的创作初衷——她想探究人在苦难当中可以爆发出多大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归海》中关于战争的“历史的叙述”是以背景形式而呈现,但是实际上无论是从创作主体的情感立场还是从情节推进、人物塑造和主题表达来看,对于战争的这一部分写作内容都不应该仅仅被作为背景来对待,而是独具研究价值的战争叙事实践。

20世纪下半叶,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叙事转向”为文学的历史书写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73)在《元史学》中提出,历史书写并非对过去的直接复刻,而是通过“诗学”的语言建构的叙事文本,这一观点打破了传统认知中文学与历史的一贯边界。后续学者如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 2001)、彭刚(2006)、周建漳(2009)、王志华(2014)等对其观点进行了进一步补充,强调历史叙事的“虚构性”并非脱离真实的空想,而应建立在对核心史实的尊重之上——文学对历史的重构,本质是在史实框架内通过艺术加工实现对历史记忆的补充与激活。张翎就是在这种框架搭建的基础上完成了对于抗日战争历史的书写。她以严谨的史实为根基,以虚构的情节与细节为血肉,构建起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互印证的叙事空间。基于此,笔者认为在《归海》中张翎对于战争的成功书写正是将历史史实和个人叙事巧妙结合,将人的情感注入宏大的历史框架之中,使得历史变得鲜活。换言之,张翎通过准确把握历史与虚构、虚构与真实的界限,构建了一个丰盈完整、映照现实的小说世界。

首先,张翎的创作建立在严谨的历史考据之上,这为小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张翎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中曾提到,在创作“战争的孩子”系列作品之前,她做了很多的关于二战亚洲战场的书面调研以及实地采风。²我们可以看到书中相关的情节实际上均有出处,例如据历史记载1944年9

¹ 戴雪晴(2023年12月16日):“独家专访张翎:我的写作是在蚌壳里寻找珍珠|名家有约”, URL.

² 戴雪晴(2023年12月16日):“独家专访张翎:我的写作是在蚌壳里寻找珍珠|名家有约”, URL.

月温州第三次被日军攻陷，这和书中所说温州东溪袁春雨母亲被炸死、两姐妹被日军俘虏成为慰安妇的时间节点相吻合；日军攻陷温州后在温州实行毒化政策，掳掠妇女设立慰安所，这一史实与袁春雨姐妹被掳沦为慰安妇的遭遇形成互证；温州沦陷后，部分国民政府官兵进行反抗的史实，同小说当中王二娃所属国民军队炸毁日军五孩村库房相符合。这些与史实严丝合缝的叙事设计，让虚构的人物命运获得了历史的厚重感，也让读者对战争的认知建立在真实的历史语境之上。

其次，在真实的历史框架内，张翎通过精心设计的虚构情节和细节，来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赋予历史以可感的温度与张力。例如，日军在温州东溪五孩村修建库房用来储存军械，为了修建库房他们只能在这里停留，袁春雨两姐妹也因此被抓来当作慰安妇，这些情节形成了合理的叙事链条。在整个情节架构的基础上，张翎又运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和修辞，使得叙事真实可感；同时借助作品人物还原历史真实，以感官化笔触还原慰安妇的生存境遇，通过她们的心理活动与身体感受揭发日军的罪行。借助春梅春雨两姐妹的感官，我们得以窥见抗日战争中慰安妇的生活环境的恶劣以及她们所遭受的凌辱：“除了靠窗口的那一小块地方，屋里哪儿都照不着阳光，黑洞洞的。”（p.233）¹，“这是一个破旧的、长满绿霉的、阴沉沉的耗子洞，没有一丝生气，从里到外都烂透了。”

（p.234）日军将她们像老鼠一样没有尊严地关着，如此真实可感的环境描写，让人对慰安妇的生存环境深感情同。“傍晚的阳光，把天黑前最后一缕亮光，尖锥般地刺入她的眼睛”，“那尖厉的声音刀刃似的刮着春雨的耳膜，刮下一丝丝肉屑。”（p.240）。这些描写使读者能够感受到日军暴行对于春雨两姐妹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之深之痛。通过疼痛的隐喻，张翎更是将生理疼痛变得具象化并传达给读者：“他的身体开始扭动起来……一把匕首扎进了她的两腿之间，在她身体最深处搅动着，把她的五脏六腑撕搅成碎片”，“尖刀割肉的疼，钝剪子绞肠的疼，石碾碾压过的疼，炭火贴在皮上的疼……”（p.240）。疼痛作为一种知觉方式，使得人们可以通过“个人的疼痛知觉他人的‘本己疼痛’”（辛语，2025, p.38）²，当张翎借助感官将疼痛具象化时，读者可以调动起相类似的疼痛处境或疼痛经验感知疼痛。文学依靠情感的注入以及语言的张力，以生动的方式向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传达历史经验，使读者仿佛置身于现场，能够领会灾难性事件所带来的深刻震惊与恐惧（颜成汛等，2025, p.330）。张翎通过细致的描写，突破了宏大历史的抽象性，引起读者的震撼以及对疼痛的共鸣，凸显日军暴虐行径以及恶毒狠戾，加深了读者对于这段历史的认知。

从上述分析可见，张翎将故事置于真实的历史背景和时空节点之中，通过搭设关键情节让故事变得清晰可感，并用细节描写填充故事血肉。由此，其战争书写实现了史实与虚构的辩证统一：真实的历史框架为故事提供了合法性与厚重感，虚构的情节与细节则为历史注入了情感与生命力。正如张翎在采访中所言，“《归海》是基于真实历史事件之上的虚构故事，是完全虚构又是完全真实的——虚构的是人物，而事件和人物的情感又是完全真实的。”³因此，小说中的袁春雨、袁春梅虽为虚构人物，但她们所遭遇的暴行、承受的创伤、坚守的求生欲，都是千千万万战争受害者的共同写照。再加上作者在动笔之前调查了大量的资料，因此读者获得的认知远超出史实，通过角色的坎坷经历和起伏的情感，能够产生对战争残酷创伤的深切共鸣。

¹ 张翎（2023）：《归海》，作家出版社。注：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² 辛语（2025）：“论张翎近期小说的女性疼痛书写——以《阵痛》《劳燕》《归海》为中心”。DOI: <https://doi.org/10.27312/d.cnki.gshsu.2025.000077>.

³ 张翎（2024年11月17日）：只有母语可以抵达“传神”境地，URL.

二、元叙述：历史记忆与书写的偏差

《归海》在战争叙事策略上最显著的特征，便是采用了书信和创作手稿的元叙述手法，构建起“叙事中的叙事”结构，既揭示了历史记忆的复杂性，也坦诚了书写行为的固有局限。依照杰拉尔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 2003, p.51）的定义，“‘元叙述’（metanarrative）是关于叙事的，被用来描述叙事的一种叙事。叙事把（一个）叙事当作其主题之一，这就构成了元叙述。”即一个叙事以另一个叙事为表述对象。这种手法不仅叙述事件本身，更将叙事过程、手法乃至潜在的不可靠性纳入叙述视野，从而唤起读者对叙事建构本身的察觉，反思叙事与真实的关系。《归海》以女儿袁凤回国探寻母亲袁春雨过往的经历为主线，将关于母亲和战争经历通过书信和附件的方式写给自己的丈夫乔治，由此构成了叙事当中的叙事。读者在故事中阅读故事，在跟随袁凤回国探寻母亲往事，也阅读了袁凤与丈夫往来的信件，看到了她关于母亲和战争的创作。也就是说，作者将袁凤整个创作过程暴露给读者，读者既跟随袁凤追溯母亲的过往，也见证她的创作历程——包括对材料真实性的怀疑、对自己填补记忆空白的坦承等。这一过程自然会引发深层追问：创作所述是否同于历史真相？历史如何被记忆？记忆又如何被叙述？叙述行为又如何影响对历史的认知？

书信这一载体的选择，为元叙述的展开提供了天然支撑。书信本身作为以前较为常见的一种通讯方式，在研究历史时通常作为一手史料佐证史实。书信的文本形态自带“纪实感”，作者采用这一叙事方式，让虚构的战争叙事获得了类似非虚构写作的可信度。同时，作者在书写书信手稿内容的时候完全按照主人公袁凤回乡寻找母亲故事的历程展开，包括她回到老家温州原先居住的地方、到上海找到母亲袁春雨的姐姐春梅等。从不同的地方所得到的关于母亲的故事和消息被她一点点拼凑起来，并在书信中进行梳理，逐步构成了袁凤对于母亲过往岁月的书写。这一书写节奏，既还原了历史探寻的真实过程，也暗合了记忆重构的逻辑。正如张生所言，诸多学者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依赖“碎片”即史料，“史学从来就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2019, p.25）换言之，历史真相并非现成的完整文本，而是需要通过碎片化信息的搜集、比对与缝合才能逐步显现。

此外，作者又通过多重叙事视角以及过往回忆，向读者展现了历史记忆与书写的偏差，暴露历史叙事的建构性。首先，叙事主体的局限性导致偏差产生。袁凤虽然是书信的第一作者，但并不是事件的亲历者，对于袁春雨的部分过往都是袁凤从他人口中得知或自己基于有限信息想象的。这一非亲历的主体属性，从根源上决定了其叙事必然存在偏差。正如张翎在书中提及“我还是引用了梅姨的视角以及由她转述的我妈和她的聊天内容。但是梅姨不再是我唯依赖的信息来源。在这个故事里，有一些谁也无法涉及的盲点，我试着用我自己的眼睛来填补这些空白之处。”（p.232）这种多重视角下的“转述+想象”的叙事模式，让袁凤的书写始终建立在“二手信息”之上，而二手信息的天然局限，便为偏差的产生埋下了伏笔。其次，信息传递的多重加工性，加剧了偏差的叠加与变形。袁凤关于其母亲的书写素材来源于梅姨，而梅姨的记忆素材又来源于与妹妹袁春雨的有限交谈，而袁春雨在慰安所中的经历并未向他人详说，具体细节如其在慰安所中具体的心理活动以及与小林的对话等，也只是袁凤基于有限信息的文学性填补。这类填补虽符合创作逻辑，却与历史真相之间存在天然的距离。

除了叙事主体的多重性和非亲历性造成信息的不可靠性之外，记忆本身的特性加剧了偏差的不可避免性。例如，袁凤从袁春雨的姐姐春梅那里得到的过往历史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就非常有待考量。从客观层面讲，年近八旬的梅姨受年龄影响，记忆会自然衰减，诸多细节在时光冲刷中逐渐模糊，

甚至出现记忆错乱；从心理层面说，战争创伤带来的心理防御机制，会让亲历者选择性将痛苦经历排除在意识之外，形成“创伤性神经病”（traumatic neuroses）（Sigmund Freud, 2015）——这种“保护性遗忘”虽能缓解创伤，却也导致记忆的不完整。袁凤基于梅姨的“偏差记忆”进行书写，其作品自然难以完全还原历史全貌。

值得强调的是，张翎主动在文本中暴露这些偏差与不确定性，恰恰呼应了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核心观点：历史书写并非对过去的直接复刻，而是基于有限信息的建构过程。在讲述宏大历史的过程当中，只能根据历史事件、个人经历和经验创作出有关历史冰山一角的内容。这种构建并不是对历史的虚构和意义的消解，而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虚构，从而使得这段历史更好的被理解、被认知。作者通过元叙述手法，将历史真相的获取过程完整呈现：它必须经过后人的主动追寻、多重的信息转述、不可避免的想象与填补，才能被我们勉强触摸。而这种“暴露局限、承认偏差”的书写方式，反而让历史叙事摆脱了“全知全能”的虚假权威，历史叙事更具可信度与深度，也为读者留下了自主辨析、参与历史思考的空间。

三、《归海》作为战争书写的新范式

作为兼具民族历史记忆与跨文化审视视角的海外华文作家，张翎在《归海》中直面后战争时代海外作家书写本土战争史的独特挑战，以其创新的叙事实践与价值表达，构建起当代历史书写的新范式。

首先，她立足战争史实，塑造了以袁春雨为代表的一众人物形象，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以这些小人物的命运起伏与情感波折填充宏大历史，让抽象的战争记忆变得鲜活可感，从而从某种意义上让读者回到历史现场。这些具体而微的生命体验，让读者得以超越对史实的浅层认知，共情战争年代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从而真切体会到战争对个体命运的摧残、对社会群体的长远影响。由此，袁春雨的遭遇并非孤立的个人悲剧，而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无数底层民众命运的缩影，其在绝境中不屈的求生欲，也折射出中华民族面对侵略时的坚韧底色。书中个体的命运始终笼罩在抗日战争的宏大历史背景之下，袁春雨等人挣扎求生、不屈不挠的性格展现了中华民族面对侵略、伤痛的坚韧底色。在《归海》中，个体命运与宏大历史始终处于辩证共生的关系：宏大历史是个体命运转折的时代底色，而个体叙事则成为宏大历史的鲜活注脚，既填补了宏大叙事的细节空白，也深化了历史的情感内涵。通过巧妙处理宏大历史与个人命运之间的辩证关系，张翎以生动的叙事唤醒人们对于战争历史的切实感知，赋予其温度和深度，使其成为当下的深刻警示。

其次，通过叙述袁凤对袁春雨故事的书写，张翎将后代人书写历史时必然面临的困境（后人的追寻、多重的转述、不可避免的想象与填补等）呈现在纸上，这是对战争历史书写伦理的自觉反思，消解了传统历史的宏大叙事的唯一性。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1984）指出，宏大叙事是指包含历史哲学的元叙事，具有普遍性、目的性和合法化功能。然而，依照安克斯密特在《叙事的逻辑》（1983）中的观点，传统的历史宏大叙事往往追求单一权威解释，容易造成对历史的扁平化解读。实际上，人性是多变的、战争是复杂的。张翎从微观史出发，通过讲述个体在抗日战争年代的遭遇和经历呈现历史，在消解宏大叙事唯一性的同时，与宏大叙事共同构成了抗日战争书写的不同视角，让战争历史的书写呈现出多维度的复杂真相。张翎还坦诚了历史写作所面临的困境，后人的追寻和多重的转述表明我们永远无法完整精确地复述历史，只能在碎片当中探索拼凑；不可避免的想象与

填补则证明了历史叙事的开放性与构建性，进一步消解了宏大叙事的权威性。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后人书写历史无需依仗宏大叙事的唯一性，但也不能忽略历史书写的构建性与不确定性，唯有对历史书写的不断反思中，我们才能够达成更负责、更好的历史理解。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张翎的跨文化视野进一步拓展了战争书写的格局。拥有跨文化视角，张翎在进行战争书写时更倾向于从人类整体角度审视战争。上文提到张翎个人海外经历给予她一个独特的审美空间，在写作时她会更加注重脱去肤色语言外衣之后的普世价值，可以看到在《归海》的战争书写当中，张翎更多的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对战争给予关注，重点突出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与苦难。它将具体的民族历史创伤升华为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使作品超越了地域与种族的界限，引发更广泛的共鸣。张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审视战争，其核心意图并非消解历史的特殊性，而是在承认民族历史记忆的基础上，探寻战争创伤的普遍意义。这种书写格局的拓展，让战争叙事不再仅仅是对过往的追忆与控诉，更成为警惕暴力、珍惜和平的跨文化对话，为不同背景的读者理解历史提供了共通的情感桥梁。

然而，在肯定张翎以情感与虚构成功激活历史记忆的同时，也需要警惕此种书写方式隐藏的问题。过度的感官细节渲染，是否可能滑向对创伤的“情感消费”，使读者的震撼停留于感官，而非通向更理性的历史反思？文学虚构的边界在进行类似于战争书写的历史叙事当中又应如何恪守？张翎通过“元叙述”框架部分回应了这一问题，它坦诚了叙事本身的建构性，提示读者这是一种经过中介的理解，在阅读过程当中通过不断暴露自己信息的缺失，迫使读者在与作品进行情感共鸣的同时与作品拉开距离，展现了后代叙述历史的谦卑。但是仍需要注意的是，坦诚叙事本身的建构性是不能在告知读者的前提下肆意构建的，作者仍有义务进行详尽调查，为文本当中的不可言说保留空间。换句话说，作者在进行战争书写时，必须保持对历史之不可完全再现和历史事实查证的谦卑，由此才能完成对于历史和战争的真正书写。

综上所述，《归海》的成就，不仅在于它如何讲述了历史，更在于它对“历史应如何被后人讲述”这一叙事伦理问题的深刻实践。作品揭示，后代历史书写是一种基于碎片的、带有主观色彩的建构。正是在这种对叙事行为本身的谦卑认知中，在个人叙事与历史叙事的碰撞与交融中，张翎以其独特的跨文化视角为北美华人文学的战争书写提供了新范式。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北美华人英语非虚构写作之历史书写研究”（批准号：25BWW050）的阶段性成果。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OCID

Li Li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5-4787-7285>

Xu Shuangru ^{ID} <https://orcid.org/0009-0009-1564-3133>

References

Ankersmit, F. R. (2001).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nkersmit, F. R. (1983).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Gerald, Prince. (2003). *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Jean-Francois, Lyotard.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Yan Chengxun, Xiao Jianhua (2025). "The Global Vision and Chinese Position in Cultural Studies: A Review of Tao Dongfeng's Traumatic Memories and Literature as Testimony."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02):323-332.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5.2.15>

彭刚（2006）：“叙事、虚构与历史——海登·怀特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型”，《历史研究》（03）：23-38+189。

[Peng Gang (2006). "Narrative, Fiction and History: Hayden Whit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of History." *Historical Research* (03):23-38+189.]

Sigmund Freud (2015).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Dodo Collections.

汤俏（2020）：《北美新移民文学 30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ang Qiao (2020). *Thirty years of Chinese new immigrant literature in North America*.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王志华、胡静丽（2014）：“后现代历史哲学中的‘虚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1）：129-133。

[Wang Zhihua, Hu Jingli (2014). "The Theory of Fiction in Postmodern Philosophy of History." *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01):129-133. DOI: <https://doi.org/10.13763/j.cnki.jhebnu.psse.2014.01.014>]

White, Hayden. (1973).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徐榛（2025）：“‘绝境设置’与‘模糊’的性别建构——谈张翎小说的叙事策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05）：98-204。

[Xu Zhen (2025). "'Dilemma Configuration' and 'Ambiguous' Gender Construction: On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Zhang Ling's Novels."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Research* (05):198-204.]

张生（2019）：“穿行于‘碎片’之中的历史学及其应有态度”，《历史研究》（06）：24-29。

[Zhang Sheng (2019). "History Navigating through 'Fragments' and Its Proper Stance." *Historical Research* (06): 24-29.]

张翎（2023）：《归海》。作家出版社。

[Zhang Ling (2023). *Where Waters Meet*.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周建漳（2009）：“虚实与真假之间：由史学与文学的关系说起”，《学术研究》（03）：14-16。

[Zhou Jianzhang (2009). "Between Fact and Fiction: A Discussion Starting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Academic Research* (03): 14-16.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7326.2009.03.003>]